**药**

鲁迅

一

　　秋天的后半夜，月亮下去了，太陽还没有出，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;除了夜游的东西，什么都睡着。华老栓忽然坐起身，擦着火柴，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，茶馆的两间屋子里，便弥满了青白的光。

　　“小栓的爹，你就去么?”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。里边的小屋子里，也发出一阵咳嗽。

　　“唔。”老栓一面听，一面应，一面扣上衣服;伸手过去说，“你给我罢。”

　　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，掏出一包洋钱⑵，交给老栓，老栓接了，抖抖的装入衣袋，又在外面按了两下;便点上灯笼，吹熄灯盏，走向里屋子去了。那屋子 里面，正在窸窸窣窣的响，接着便是一通咳嗽。老栓候他平静下去，才低低的叫道，“小栓……你不要起来。……店么?你娘会安排的。”

　　老栓听得儿子不再说话，料他安心睡了;便出了门，走到街上。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，只有一条灰白的路，看得分明。灯光照着他的两脚，一前一后的走。有 时也遇到几只狗，可是一只也没有叫。天气比屋子里冷多了;老栓倒觉爽快，仿佛一旦变了少年，得了神通，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，跨步格外高远。而且路也愈走 愈分明，天也愈走愈亮了。

　　老栓正在专心走路，忽然吃了一惊，远远里看见一条丁字街，明明白白横着。他便退了几步，寻到一家关着门的铺子，蹩进檐下，靠门立住了。好一会，身上觉得有些发冷。

　　“哼，老头子。”

　　“倒高兴……。”

　　老栓又吃一惊，睁眼看时，几个人从他面前过去了。一个还回头看他，样子不甚分明，但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，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。老栓看看灯笼， 已经熄了。按一按衣袋，硬硬的还在。仰起头两面一望，只见许多古怪的人，三三两两，鬼似的在那里徘徊;定睛再看，却也看不出什么别的奇怪。

　　没有多久，又见几个兵，在那边走动;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，远地里也看得清楚，走过面前的，并且看出号衣⑶上暗红的镶边。——一阵脚步声响，一眨眼，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。那三三两两的人，也忽然合作一堆，潮一般向前进;将到丁字街口，便突然立住，簇成一个半圆。

　　老栓也向那边看，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;颈项都伸得很长，仿佛许多鸭，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，向上提着。静了一会，似乎有点声音，便又动摇起来，轰的一声，都向后退;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，几乎将他挤倒了。

　　“喂!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!”一个浑身黑色\*的人，站在老栓面前，眼光正像两把刀，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。那人一只大手，向他摊着;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⑷，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。

　　老栓慌忙摸出洋钱，抖抖的想交给他，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。那人便焦急起来，嚷道，“怕什么?怎的不拿!”老栓还踌躇着;黑的人便抢过灯笼，一把扯下纸罩，裹了馒头，塞与老栓;一手抓过洋钱，捏一捏，转身去了。嘴里哼着说，“这老东西……。”

　　“这给谁治病的呀?”老栓也似乎听得有人问他，但他并不答应;他的精神，现在只在一个包上，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，别的事情，都已置之度外了。 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，移植到他家里，收获许多幸福。太陽也出来了;在他面前，显出一条大道，直到他家中，后面也照见丁字街头破匾上“古□亭口”这 四个黯淡的金字。

　　二

　　老栓走到家，店面早经收拾干净，一排一排的茶桌，滑溜溜的发光。但是没有客人;只有小栓坐在里排的桌前吃饭，大粒的汗，从额上滚下，夹袄也帖住了脊 心，两块肩胛骨高高凸出，印成一个陽文的“八”字。老栓见这样子，不免皱一皱展开的眉心。他的女人，从灶下急急走出，睁着眼睛，嘴唇有些发抖。

　　“得了么?”

　　“得了。”

　　两个人一齐走进灶下，商量了一会;华大妈便出去了，不多时，拿着一片老荷叶回来，摊在桌上。老栓也打开灯笼罩，用荷叶重新包了那红的馒头。小栓也吃完 饭，他的母亲慌忙说：“小栓——你坐着，不要到这里来。”一面整顿了灶火，老栓便把一个碧绿的包，一个红红白白的破灯笼，一同塞在灶里;一阵红黑的火焰过 去时，店屋里散满了一种奇怪的香味。

　　“好香!你们吃什么点心呀?”这是驼背五少爷到了。这人每天总在茶馆里过日，来得最早，去得最迟，此时恰恰蹩到临街的壁角的桌边，便坐下问话，然而没有人答应他。“炒米粥么?”仍然没有人应。老栓匆匆走出，给他泡上茶。

　　“小栓进来罢!”华大妈叫小栓进了里面的屋子，中间放好一条凳，小栓坐了。他的母亲端过一碟乌黑的圆东西，轻轻说：

　　“吃下去罢，——病便好了。”

　　小栓撮起这黑东西，看了一会，似乎拿着自己的性\*命一般，心里说不出的奇怪。十分小心的拗开了，焦皮里面窜出一道白气，白气散了，是两半个白面的馒头。 ——不多工夫，已经全在肚里了，却全忘了什么味;面前只剩下一张空盘。他的旁边，一面立着他的父亲，一面立着他的母亲，两人的眼光，都仿佛要在他身上注进 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;便禁不住心跳起来，按着胸膛，又是一阵咳嗽。

　　“睡一会罢，——便好了。”

　　小栓依他母亲的话，咳着睡了。华大妈候他喘气平静，才轻轻的给他盖上了满幅补钉的夹被。

　　三

　　店里坐着许多人，老栓也忙了，提着大铜壶，一趟一趟的给客人冲茶;两个眼眶，都围着一圈黑线。

　　“老栓，你有些不舒服么?——你生病么?”一个花白胡子的人说。

　　“没有。”

　　“没有?——我想笑嘻嘻的，原也不像……”花白胡子便取消了自己的话。

　　“老栓只是忙。要是他的儿子……”驼背五少爷话还未完，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，披一件玄色\*布衫，散着纽扣，用很宽的玄色\*腰带，胡乱捆在腰间。刚进门，便对老栓嚷道：

　　“吃了么?好了么?老栓，就是运气了你!你运气，要不是我信息灵……。”

　　老栓一手提了茶壶，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;笑嘻嘻的听。满座的人，也都恭恭敬敬的听。华大妈也黑着眼眶，笑嘻嘻的送出茶碗茶叶来，加上一个橄榄，老栓便去冲了水。

　　“这是包好!这是与众不同的。你想，趁热的拿来，趁热的吃下。”横肉的人只是嚷。

　　“真的呢，要没有康大叔照顾，怎么会这样……”华大妈也很感激的谢他。

　　“包好，包好!这样的趁热吃下。这样的人血馒头，什么痨病都包好!”

　　华大妈听到“痨病”这两个字，变了一点脸色\*，似乎有些不高兴;但又立刻堆上笑，搭讪着走开了。这康大叔却没有觉察，仍然提高了喉咙只是嚷，嚷得里面睡着的小栓也合伙咳嗽起来。

　　“原来你家小栓碰到了这样的好运气了。这病自然一定全好;怪不得老栓整天的笑着呢。”花白胡子一面说，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，低声下气的问道，“康大叔——听说今天结果的一个犯人，便是夏家的孩子，那是谁的孩子?究竟是什么事?”

　　“谁的?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么?那个小家伙!”康大叔见众人都耸起耳朵听他，便格外高兴，横肉块块饱绽，越发大声说，“这小东西不要命，不要就是 了。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;连剥下来的衣服，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。——第一要算我们栓叔运气;第二是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，独自 落腰包，一文不花。”

　　小栓慢慢的从小屋子里走出，两手按了胸口，不住的咳嗽;走到灶下，盛出一碗冷饭，泡上热水，坐下便吃。华大妈跟着他走，轻轻的问道，“小栓，你好些么?——你仍旧只是肚饿?……”

　　“包好，包好!”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，仍然回过脸，对众人说，“夏三爷真是乖角儿，要是他不先告官，连他满门抄斩。现在怎样?银子!——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!关在劳里，还要劝劳头造反。”

　　“阿呀，那还了得。”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，很现出气愤模样。

　　“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，他却和他攀谈了。他说：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。你想：这是人话么?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，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这么穷，榨不出一点油水，已经气破肚皮了。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，便给他两个嘴巴!”

　　“义哥是一手好拳棒，这两下，一定够他受用了。”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。

　　“他这贱骨头打不怕，还要说可怜可怜哩。”

　　花白胡子的人说，“打了这种东西，有什么可怜呢?”

　　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，冷笑着说，“你没有听清我的话;看他神气，是说阿义可怜哩!”

　　听着的人的眼光，忽然有些板滞;话也停顿了。小栓已经吃完饭，吃得满头流汗，头上都冒出蒸气来。

　　“阿义可怜——疯话，简直是发了疯了。”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。

　　“发了疯了。”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。

　　店里的坐客，便又现出活气，谈笑起来。小栓也趁着热闹，拚命咳嗽;康大叔走上前，拍他肩膀说：

　　“包好!小栓——你不要这么咳。包好!”

　　“疯了。”驼背五少爷点着头说。

　　四

　　西关外靠着城根的地面，本是一块官地;中间歪歪斜斜一条细路，是贪走便道的人，用鞋底造成的，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。路的左边，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，右边是穷人的丛冢。两面都已埋到层层叠叠，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的馒头。

　　这一年的清明，分外寒冷;杨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。天明未久，华大妈已在右边的一坐新坟前面，排出四碟菜，一碗饭，哭了一场。化过纸⑸，呆呆的坐在地上;仿佛等候什么似的，但自己也说不出等候什么。微风起来，吹动他短发，确乎比去年白得多了。

　　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，也是半白头发，褴褛的衣裙;提一个破旧的朱漆圆篮，外挂一串纸锭，三步一歇的走。忽然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他，便有些踌躇，惨白的脸上，现出些羞愧的颜色\*;但终于硬着头皮，走到左边的一坐坟前，放下了篮子。

　　那坟与小栓的坟，一字儿排着，中间只隔一条小路。华大妈看他排好四碟菜，一碗饭，立着哭了一通，化过纸锭;心里暗暗地想，“这坟里的也是儿子了。”那老女人徘徊观望了一回，忽然手脚有些发抖，跄跄踉踉退下几步，瞪着眼只是发怔。

　　华大妈见这样子，生怕他伤心到快要发狂了;便忍不住立起身，跨过小路，低声对他说，“你这位老奶奶不要伤心了，——我们还是回去罢。”

　　那人点一点头，眼睛仍然向上瞪着;也低声吃吃的说道，“你看，——看这是什么呢?”

　　华大妈跟了他指头看去，眼光便到了前面的坟，这坟上草根还没有全合，露出一块一块的黄土，煞是难看。再往上仔细看时，却不觉也吃一惊;——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，围着那尖圆的坟顶。

　　他们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，但望这红白的花，却还能明白看见。花也不很多，圆圆的排成一个圈，不很精神，倒也整齐。华大妈忙看他儿子和别人的坟，却只 有不怕冷的几点青白小花，零星开着;便觉得心里忽然感到一种不足和空虚，不愿意根究。那老女人又走近几步，细看了一遍，自言自语的说，“这没有根，不像自 己开的。——这地方有谁来呢?孩子不会来玩;——亲戚本家早不来了。——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”他想了又想，忽又流下泪来，大声说道：

　　“瑜儿，他们都冤枉了你，你还是忘不了，伤心不过，今天特意显点灵，要我知道么?”他四面一看，只见一只乌鸦，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，便接着说，“我 知道了。——瑜儿，可怜他们坑了你，他们将来总有报应，天都知道;你闭了眼睛就是了。——你如果真在这里，听到我的话，——便教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，给我 看罢。”

　　微风早经停息了;枯草支支直立，有如铜丝。一丝发抖的声音，在空气中愈颤愈细，细到没有，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。两人站在枯草丛里，仰面看那乌鸦;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，缩着头，铁铸一般站着。

　　许多的工夫过去了;上坟的人渐渐增多，几个老的小的，在土坟间出没。

　　华大妈不知怎的，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担，便想到要走;一面劝着说，“我们还是回去罢。”

　　那老女人叹一口气，无精打采的收起饭菜;又迟疑了一刻，终于慢慢地走了。嘴里自言自语的说，“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……”

　　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，忽听得背后“哑——”的一声大叫;两个人都悚然的回过头，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，一挫身，直向着远处的天空，箭也似的飞去了。

　　一九一九年四月。

　　⑴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五月《新青年》第六卷第五号。按：篇中人物夏瑜隐喻清末女革命党人秋瑾。秋瑾在徐锡麟被害后不久，也于一九○七年七月十五日遭清zheng府杀害，就义的地点在绍兴轩亭口。轩亭口是绍兴城内的大街，街旁有一牌楼，匾上题有“古轩亭口”四字。

　　⑵洋钱：指银元。银元最初是从外国流入我国的，所以俗称洋钱;我国自清代后期开始自铸银元，但民间仍沿用这个旧称。

　　⑶号衣：指清朝士兵的军衣，前后胸都缀有一块圆形白布，上有“兵”或“勇”字样。

　　⑷鲜红的馒头：即蘸有人血的馒头。旧时迷信，以为人血可以医治肺痨，刽子手便借此骗取钱财。

　　⑸化过纸：纸指纸钱，一种迷信用品，旧俗认为把它火化后可供死者在“-阴-间”使用。下文说的纸锭，是用纸或锡箔折成的元宝。